



责任编辑朱洁 美术编辑/王莹 校对/张武 2022年11月20日 星期四 2593776

本版投稿邮箱 420918118@qq.com

散文

疫情中的罗家冲

胡耀军

城市封控期间，我一直牵挂着居住多年的六〇一社区罗家冲，每天社区居民群和罗家冲党员群，关注那里发生的点点滴滴。六〇一社区是有近2万人居住的大社区。由于它是上个世纪50年代伴随株洲硬矿团逐步形成的居民小区，所以社区中年长的居民相对较多。持续12天的封控静默，给市民的心理、生活、出行带来了诸多的影响。静默封控期间，罗家冲党支部的党员和志愿者，成了居民最值得信赖、最能依靠的人。11月2日之后，罗家冲党支部响应六〇一社区党委号召，在小区招聘志愿者，罗家冲小区迅速组织起一支由党小组长、楼栋长为骨干的党员和志愿者队伍。这些人年龄都在50岁以上，有的还已年过七旬。66岁的六〇一社区罗家冲党支部书记董建伟，组织和带领党员和志愿者，日夜奋战在小区抗疫第一线。得知居民生活物资出现短缺，他组织带领党员和志愿者，帮助居民团购生活物资，并将自己家楼下的杂物间腾出来作小区生活物资发送点。罗家冲77栋有位独居老人，家里缺米缺油，他就协同楼栋长，将老人所需的生活物资送上门。75栋有位老人的儿子重病住院，要求转院，董书记主动帮忙联系社区，帮助老人的儿子成功转院并得到及时的治疗。罗家冲党支部委员李琳每天都在核酸采集点坚守。为了协助党支部书记安排好党员和志愿者的疫情值班表，每晚，她都主动安排好第二天志愿者的班次。排班时，她将年纪大的党员和志愿者调配到相对轻松的能够使用小喇叭的岗位，自己每天坚守在最艰苦、最危险的地方。罗家冲党支部委员胡永红除积极参加核酸检测值班外，还协助党支部书记为居民配菜买菜。在负责生活物资配送期间，他经常会接到小区老人的电话，胡永红耐心记下，并一一将对方面需要的物资包送到老人手中。罗家冲77栋有一位年过80岁的老奶奶，老伴住在医院，儿女又不在身边，家里已无米无油。一天晚上9点，胡永红就与楼栋长彭武生赶到她家中了安顿张奶奶。由于商店关门，一时无法买到米和油，他便将邻里熟人家筹到的米、油，送给张奶奶。年过古稀的党小组长和楼栋长黄艳君不顾年岁大，总是冲在疫情防控的第一线。她所在的楼栋居住的独居老人较多，体弱多病，她每次都会陪同她们下楼做核酸检测，独居老人童文爱已经86岁，长期患有较严重的眼疾，老人的药用完了，急需购药。黄艳君知道后，主动通过联系社区超过三个门封，在汉方国药后门为老人买到所急需的药品。罗家冲小区解除静默后，小区外依然实行了必要的道路管制。为方便群众，党小组长王玉琛开私家车，和党支部书记冒雨为小区居民上门送菜。这段时间，罗家冲党支部还涌现一大批默默为群众服务的好党员、好楼栋长。正是有这样一群不忘初心的党员和志愿者，这个“年长”的大社区在此次疫情中是安宁、温暖、幸福的。

晚妹的战场

李见薇

“回家路1.1公里，流浪12天，我们终于回家啦！”11月13日晚上11点半，晚妹发送了这样一条朋友圈，她特意屏蔽了茶陵老家的爸妈。关于这打仗一样的日子，或许除夕夜里一家人围坐火炉边时，她才会以一种云淡风轻的口气来回顾。晚妹不是医护人员，也不是公安城管，她是一家便利店的老板，她的战场只有十来个平方。11月2日，石峰区在主动就诊人员中发现一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的消息传遍全城，清早儿子学校也通知暂时停课，晚妹只好带娃开工。物业保安劝她安心居家，毕竟情况还不明朗，万一封控，家可能不是想回就能回的。晚妹的店与一个8000名居民的小区只有一街之隔，今年6月份才开张。之前，晚妹在建材、零售业当销售员，这是她第一次创业，顶住了亲友的质疑，也反复分析过实体店的前景，最终还是做了决定，因为她太想有一份事业，下半辈子也有个依靠。加盟费、保证金等七七八八，交了50多万元。门店租金、水电、人工等成本，每月要2万多元。瓶装饮料、泡面、零食、关东煮、烤肠等是店里的经营项目，做的都是街坊生意，就靠薄利多销。“这个店，我一天都关不起啊。”晚妹回家收拾了几件衣服，扛上了儿子的书包，在门口生鲜超市买了2把蔬菜，实在回不了家就住店里吧！跨上电动车，晚妹带着几分壮士出征的心情出发了。当天，无论是线下进店消费，还是线上订单，都出现井喷，自热米饭、泡面这些，不管口味和品牌，顾客都是七八盒地拿，原来每天来买一瓶乌龙茶的小哥哥，干脆提走了一箱15瓶。收银、看订单、拣货、打包……忙得脚不沾地，一天下来，货架就空了大半。还好公司给力，连夜补充了货品。11月3日，随着静默通知下发，顾客少了，骑手没了，住的小区也限制出入。生意没得做，家也回不去，晚妹有气无力地坐在收银台里，脑子嗡嗡的。米坐到上午9点半，电话终于响了，是对面小区的顾老板打来的，问晚妹能不能送点速冻水饺、火腿肠、泡面、香烟到小区门口，另外，他还特别提醒晚妹带着A4纸和马克笔一起，“到时候肯定用得上”。

客户的良苦用心，让晚妹柳暗花明——由于实行静默管理，居民们不能出小区，附近不少药店、菜店已将电话号码贴在了小区门口，电话下单、送货上门。晚妹马上贴好了联系牌，拉了配送群，同时密切联系公司，及时下单补货，关注配送信息。鸡蛋到货，速冻水饺、包子到货，大量油、自热米饭到货，低温鲜奶、酸奶到货……在顾客群里，晚妹及时更新着货品信息。随着口口相传，不仅对面小区的住户下单，附近小区的住户也慕名而来。“老板，我是租户，平时只回来睡个觉，家里连锅碗瓢盆都没有，多亏了你这里的便当。”“我孙子就爱吃你店里的鸡腿包，现在早餐店都关了，你们可要坚持住呀。”“急需鸡蛋，有货吗？”“一周没喝热咖啡了，求送货！”……配送群里，信息迅速更新。打了几次交道，一些顾客也开始关心起老板的生活，住哪呀、吃了吗、带着孩子真不容易，很多人会主动表示，“不着急，多几单再一起送过来，一趟跑太平喜”。客户群里，原本不太熟悉的住户们也开始有了互动，两位邻居主动给那位没有餐具的小伙送上了热乎饭菜，一户独居老人的生活物资来买、配送也有热心邻居代办……都只是些只言片语，在群里一闪而过，也让晚妹有种融入集体的温暖。这些日子，晚妹从来没有关过店，晚上儿子睡下，她就在地上铺个纸盒打个盹。提到儿子，麻利爽朗的晚妹哽咽了，从来没有觉得孩子已经这么懂事了，这个8岁的小男子汉最近自己完成网络学习，妈妈外出送货，他就独自看店，妈妈没空做饭，他就泡两份方便面。11月13日，分区有序恢复生活秩序的通告下发，晚上10点，出征12天的晚妹终于回家了。她给群里关心她们母子的朋友报了平安，“希望接下来，每天都有好消息”。

还承载着一个山窝里的穷孩子对山外世界的所有希望与梦想。

(三)

上世纪八十年代，山里人家很穷。茶油那时就五元钱一市斤，很值钱了，但每人分得的茶籽少得可怜，产量又很低。要想挣点钱，必须要走很远的山路到深山老林里去摘野茶籽。摘野茶籽十分艰辛，但能凑齐我每学期三元的学费。我分外珍惜每个胖嘟嘟的青紫色的茶球，仿佛是它们的斑斓铺就了通往山外的路，铺就了一个少年的多彩未来。有一次，我一个人爬了二十多里山路，到了一处叫鸽子洞的山坡，那里有好几株野茶籽树，可能是年成好，又地处偏僻没人来采摘，茶籽累累挂在枝头，我采得兴起，一时忘了时间。等茶篓里满了，才发觉日已西沉，不由慌了起来，背起茶篓就往回赶。赶到半路，天色完全黑了，沉沉的篱笆背带嵌进了皮肉，勒得我肩头刺痛。更头痛的是已辨不清路了，只能凭着感觉走，不时有猫头鹰或是鸱子发出咕咕的怪叫，特别惊悚。丛林中猛然一阵悉悉缩缩，不知道是蛇还是野兔蹿了过去。翻过了一道山又一道山，脚下突然传来一阵钻心的刺痛，不好，踩在柴荏上了。尖锐的柴荏刺穿了布鞋，刺进了我的脚板，血顷刻浸染了布鞋。我强忍着剧痛，一步一挨的往回赶，泪水蓄满了眼眶，我强忍着不让自己掉下，喉咙却只是一味发紧，发硬，胸腔里也像被什么堵着。只觉得越来越沉，脚步却越来越飘，只要茶球扔掉些就能轻松些，但我哪里舍得扔啊——这是我上学的学费啊！终于远处闪着一个火把，隐约传来了熟悉得有些不真切的声音。那是母亲不放心来寻我了。泪水再也控制不住，哗哗地流下来，直灌到脖子里去。母亲奔到我跟前，看到我这个样子，也哭出了声。哭声在夜色笼罩下空旷的山谷回响。以致于如今回想起来，觉得那哭声还一缕一缕缠绕在那里。母亲哽咽着说：崽，可苦了你。我无法回答，只觉得心里某些地方结了一层茧甲，我知道我长大了。

靠着采摘油茶榨油换钱，我终于艰难地完成学业，敲开了学术殿堂的门。以后，每每遇到挫折，我会想起这一段哭声，它让我感受到童年最彷徨最无助却也是最温暖的那一部分，让我感受到童年最脆弱最柔软却也是最坚强最富有的一部分。我常常在想：还有什么苦你不能吃呢？还有什么坎不能迈过去呢？还有什么理由浪费时间故作颓废呢？洗一次之后，便要均匀地分撒到篾筐上去晾晒。船形墟市上的篾筐基本一致：长六尺宽三尺，谷粒粗的篾丝缠绕竹片筋骨而成，两边各缠绕一根一寸直径的杉木棒稳固自身以便于抬举，两端的竹片筋骨上都钉有竹倒头，篾丝便被固定在筋骨之上，不松不散，不至不斜，搬来运去十年二十年都难用烂。湿漉漉水滴滴的红薯丝在竹篾筐上枕头搭尾均匀地躺着睡着，一块晒筐可以晒小半箩红薯丝，一家的晒筐便有二十余块，多的人家五十块。墟街北边的房屋都是坐北朝南的，一到秋冬之季，太阳便暖暖地照耀着它们的屋檐和屋檐前的半边街道。于是，有人便在屋檐前竖立四根一丈高的木柱，柱子上端搭起三四根横木，上面刚好可以摆上三四块晒筐，他们的红薯丝就可以在家门口晒干一小半。一家这样搭起晒架了，半边墟市家家都这样搭起了架子，墟街不通车，逢墟赶集也不影响摆摊放筐于，这半边墟街的晒架就成了一道具散发着红薯的甜香气味的晒架盛景。当然，南边半边墟街的住户门前搭不了晒架，屋后的菜地和猪棚牛栏屋顶上也可以搭晒架。这些晒架分成一组一组的单元，每组由四根立柱支撑，起步处低矮与人的肩膀齐平，然后逐渐升高到距离地面一丈或两丈高，中间搭三根杉木捆扎做成的便桥，并保持走在桥上的人与晒架上的架面树干一直在齐肩膀的位置。挑选做晒架的杉木需要直挺秀丽的，要能并排摆上七到九块晒筐。在墟市的河对岸，南山坡上看起来，墟市南边房屋之后高低错杂的菜园棚栏之上，晒架参差层出，像一片连一片的百衲衣布片，白晰黄澄澄地对着艳阳嘻笑，那情景也令人难以忘怀。

收割了红薯藤，接着，每天傍晚堆在墟街上的便是两个生产队分别分成大个小小的红薯堆了。一个生产队有多少户人家，墟街的这一头便分别堆着多少堆大红薯和小红薯，这样一眼看过去，从东到西或者从西到东，满墟街都是红薯红艳的管降！直到队长和会计、保管员三个人编了序号做了阍，每家每户都派人去抓了阍，对号取红薯，墟街搬运红薯回家的情景，又成为人们忘却不了的巨大喜悦。红薯到家了，自留地里的红薯也抽空挖回来了，堂屋里红薯堆得像座小山。家家户户选出均匀漂亮的中小个红薯藏进地窖，用作明年的种子，剩下的绝大部分都得刨成红薯丝，晒干了，作今后一年的一半口粮。晒红薯丝便又成了船形墟市差不多一个月的好风景。墟街最令人叹为观止的是北面半边墟市的“番薯架子”。红薯洗干净刨成了红薯丝，再漂

记事本

我与一朵油茶花对视，洁白她是她的本质，芬芳是她的内涵，傲立雪中是她的风骨。她在风雪中目光灼灼，展现一朵意味深长的微笑。我自惭形秽，凝神伫立，祈请她的纯洁涤净我的灵魂。

(一)

油茶树四季常青，花季却在凛冽的冬天。没有谁能真正理解冬天，其实冬的深处是寂寞。好在油茶花满山满岭开得热烈而奔放。大朵大朵的油茶花张扬，喧嚣，骄傲，一树树，一簇簇，一山山，给枯瘦的冬日平添了几多丰腴。一朵朵乳白色的油茶花在深翠里绽放，纯净的生命力蓬勃了山山岭岭。还在老远，你就会嗅到一股清香缥缈似地向你笼罩过来，让你如醉似醒。

我的故乡攸县地处湖南东西部，是久负盛名的“油茶之乡”。攸县盛产油茶，素有“湘东油库”之称，栽培历史悠久。虽然已经异地多年，但故乡的油茶树一直叫人难忘。也许每个人的故乡都有一种植物叫人难忘，它们伴随你的一生，是故乡的灵魂，也是游子的根。它们长在记忆和灵魂深处，是故乡的底色。

四季从头顶呼啸而过，春往秋来。累累的茶籽球团团的压住枝头，茶树枝就弯成谦恭的弧度，一枝一枝的垂下腰来，沉向着山里人的热望。茶籽球表面油亮光滑，只有一层肉眼难以察觉的绒毛，青色中透着紫红，有的大如土鸡蛋，有的小如乒乓球，有的因为岁月的静美而笑裂了嘴，露出了油黑发亮的茶籽。这时就要及时把茶籽摘下来，晾晒在禾场。在暖风的轻抚下，在秋日的暖阳里，生了薄壳的茶籽嘭嘭蹦出来了。去皮，除杂，再晒干，就可以上榨了。

(二)

在我儿时，我们村里榨茶油只能

老家在一条“船”上，叫船形。“船”不大，“船舱”里安顿了一条不到三百米长的小墟街，东西走向，铺着青石的一丈二尺宽的墟街两边，各安居着三十来户人家，墙连墙栋接栋，自西向东自成对称的两列。东到头是公社卫生院，门前坪的土坎下边是东南向北环流的河道。各家门前都留着六尺宽的廊檐，天晴落水墟街上都可以摆摊放篮，各家的前堂也都用木柜和屏风隔成门店，墟街自然就成了墟市，从清代康熙年间的县志里一路走来，直到今天。

船形市住着五六十户人家，除了1980年以前驻扎的公社(乡政府)、供销社、粮站、卫生院、信用社、邮政所以外，绝大多数是农村户口的农家。农家又分为两个生产小队(村民小组)：上桥队和下桥队。两个生产队都是山多田少的山区林区队，虽然人平有一亩二分水田，种植的稻谷往往吃不到满年，必须得开荒种上近百亩的红薯，才能吃饱每家每户那些缺油少肉的肚子。

红薯便成为两个生产队水稻之外的必种之物。生产队要种百多亩的红薯，每家每户的自留地也要种上一亩左右的红薯。到了春三月，柚子树开花香满墟街的时节，家家门前割回一担红薯苗，四五寸长三四片子剪成一截，再沾上从芦箕山上刨回来的原浆土灰，一扎一扎放进竹篾簸箕里，然后担到自留地里去栽种，那情景便是春天的墟市一派繁忙春光。生产队的红薯苗有时候放在墟街的廊檐下裁剪，有时候放在生产队仓库前的晒谷坪上裁剪，那景象就更加热火更加蓬勃动人了——一个生产队的四五十个

故乡油茶

曾志田

散文

墟街春秋

黄建林

